

虹影最新时空情爱小说

虹影/著

HONG YING

大师， Maestro Listen to Me 听小女子说

文化艺术出版社
Culture and Art Publishing House

大师，

听小女子说

SBY 27/03

文化艺术出版社
Culture and Art Publishing House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大师,听小女子说/虹影著. - 北京:文化艺术出版社,
2005.6

ISBN 7-5039-2766-6

I. 大… II. 虹… III. ①中篇小说-作品集-中国-当代②短篇小说-作品集-中国-当代
IV. I247.7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05) 第 044947 号

大师,听小女子说

著 者 虹 影

责任编辑 周 岩

责任校对 崔建文

版式设计 刘宝华

封面设计 彩多设计

出版发行 文化艺术出版社

地 址 北京市朝阳区惠新北里甲 1 号 100029

网 址 www.whyscbs.com

电子邮箱 whysbooks@263.net

电 话 (010) 64813345 64813346 (总编室)

(010) 64813384 64813385 (发行部)

经 销 新华书店

印 刷 北京兴华印刷有限公司

版 次 2005 年 6 月第 1 版

2005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

开 本 880×1230 毫米 1/32

印 张 9.625

字 数 210 千字

书 号 ISBN 7-5039-2766-6/I·1256

定 价 18.00 元

版权所有,侵权必究。印装错误,随时调换。



目 录

从前的故事

大师，听小女子说……3

我们互相消失……43

近年余虹研究……74

玉米的咒语……93

玄机之桥……107

后来的故事

辣椒式的口红……119

六指……133

内画……153

飞翔……170

蛋黄蛋白……189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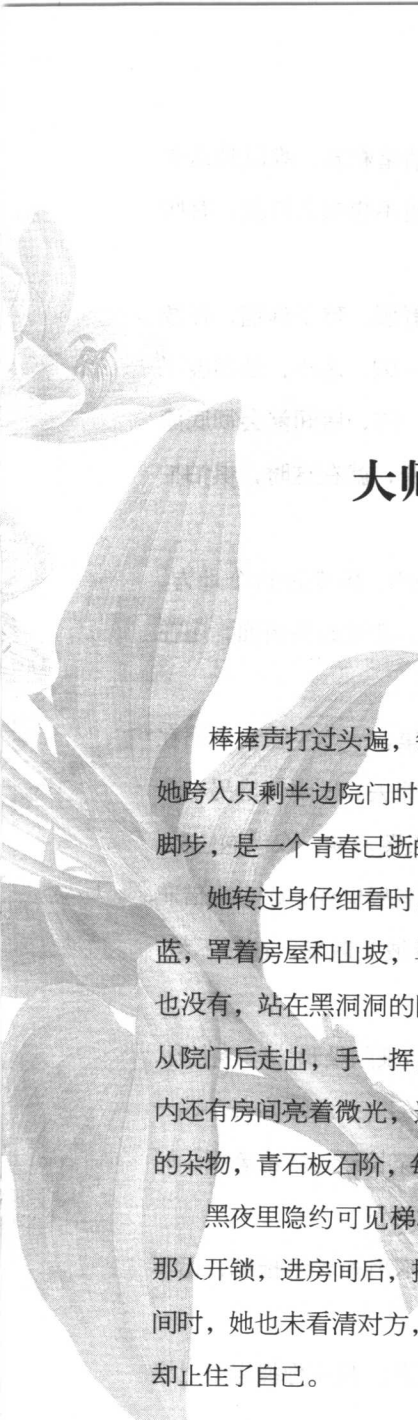
再后来的故事

我们时代的献身者……207

布拉格：城市的陷落……222



第一辑 从前的故事



大师，听小女子说

棒棒声打过头遍，每家每户都闭门了。她朝石阶顶端走去，当她跨入只剩半边院门时，耳边传来一阵马蹄声，还有嬉笑声。看那脚步，是一个青春已逝的妇人，诱惑不可抵抗，一步步足迹清晰。

她转过身仔细看时，满街的香椿树在风中摇晃。低垂的夜空墨蓝，罩着房屋和山坡，马车早已没了踪影。她清爽一身，连件行李也没有，站在黑洞洞的院内，正犹豫着下一步怎么办，一瘦长黑影从院门后走出，手一挥，意思明显是让她跟上。走近了，才发现院内还有房间亮着微光，这个挤着难民的庙宇，墙边塞着些可有可无的杂物，青石板石阶，每一脚踩上去都难抬起来。

黑夜里隐约可见梯栏，手摸得滑溜溜的。她停在楼梯转角处，那人开锁，进房间后，掏出火柴，点燃桌子上的蜡烛。那人退出房间时，她也未看清对方，只觉得这人个子高及屋顶。她张口想叫住，却止住了自己。

她活了一生，没料到，足迹还被那么多情绪黏着，难以到达宁静。既是为收足迹而来，她便不想打扰人，也不想被人打扰，有些人的忍耐力还会让自己活上半个世纪。

床，紧靠墙，显得挤挤缩缩，躺下却很舒服。院子静谧，好像无人居住。没有声音就没有声音，蜡烛一闪一闪，芯小，烛泪溢了个满盘。她累极，不想起身去吹熄。反正过一阵，房间就会彻底漆黑，她就能一一收拾，了此宿债。她翻了个身，就在这时，惧怕抽紧她的身体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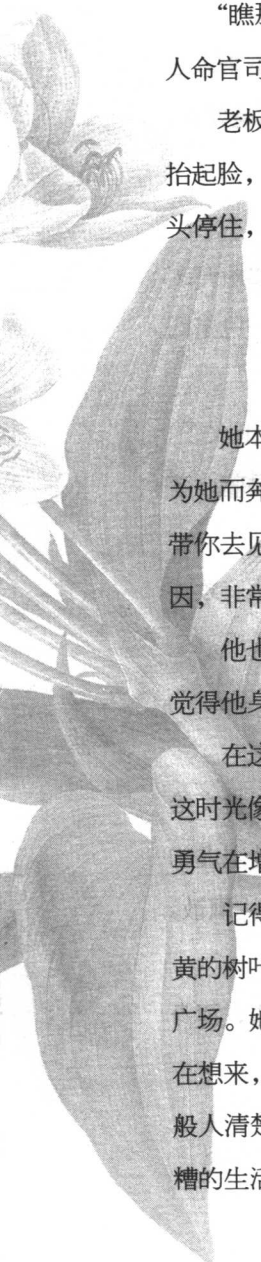
索性睡着，睡着了什么也不用知道。是的，她来过这个地方，什么时候却想不起来。脑子里好像有场洪水，涨过码头街面，还在上涨。

一幢竹楼在巷子中间，第二层独门独房里，一个年轻女子缩在床的一角，与她一起私奔出来的男人，摔门而去。他要怀抱另一个女人，女人崭新肉体能发出黄金的光泽。她没哭没喊，双手抱住头。第二天，她怀着五个月的身孕下楼，向旅馆老板借钱，或直接借鸦片，有今天比没有今天好。她斜靠床抽着，披头散发，衣衫不整，目光渐渐灿烂。

几冬几秋，她手中的烟枪换成笔，写作原来跟吸鸦片一样上瘾，崇拜一个人也可以产生吸鸦片后那种沉醉迷幻——大师的书，她一直带在身边，不离左右。在她写作时，楼下穿长衫的旅馆老板，好像与老板娘调情，拿她开心，可怎么听都不难听：

“换了几朝皇帝，也没见过这等货色？不用捏着手指算，还不行了！”

“还？你这馋猫还去叨呀，腥臭味，美死你。反正你操老娘已没



劲了。现成的，咋不操？”

“瞧那德性，肯定在找死，死在咱屋里，不吉利，保不准还要吃人命官司。”

老板娘冲上楼，一掌推开门，嘴角口沫飞溅。年轻女子从床上抬起脸，瞟了她一眼，又埋头于一堆纸片中。老板娘动得过分的舌头停住，不知为何涨红脸。

二

她本没有盼望见到大师，她只是等候死神。侠客出现了，他专为她而奔来，抓住了她。不，是她抓住了这个不留神的侠客。“我要带你去见新世界，”他声音堂堂，像念台词：“去见大师。”这就是原因，非常中她意。

他也是一个作家，会讲些小人物的故事。只有谈到大师，她才觉得他身上闪闪有光点，她得快些催促他南下，必须让他照办。

在这间冷清清的房间里，她的年龄在往回倒转，黑夜真不赖。这时光像当年，哪一个当年呢，无论哪一个，她的惧怕在减轻，而勇气在增加。一人独处，几分钟后，便不再是难事。

记得烈士广场有几棵光秃秃的百年老树，冬天，说到就到。发黄的树叶在人的脚底呻吟，有情意地跟人一段路，又被风吹回烈士广场。她溜达着，寻找灵感写小说。作家并不是想当就能当的，现在想来，她似乎生来就是当作家的。她随便打乱生命，现在却比一般人清楚自己的来由。“九一八”日本鬼子来得不是时候，把她乱糟糟的生活弄得毫无选择。战争就是战争，不在意人欢喜否。她大着

肚子，侠客没和她睡一床，要么睡床下，要么下午或后半夜睡。她不睡时，才去床上补一觉，长长的身子弯曲着。

她打量他，这人如此做，好像为了证明自己的正直，不乘人之危。得了得了！她对自己说，用不着多想。他是处男，她不是处女，那又怎么样？说实话，高潮之后，全一视同仁地厌恶。

她等着他向她点明，“你真是个性动物。”

他没有，他到火车站去打听南下的情况。他说，咱俩比所有逃难人轻松，一身轻，无亲无故，无一寸地无一片瓦，两手一甩走四方。他许久未刮胡子了，像个土匪。

离开老城的这一夜，日本人与国军在城北铁路线上交上火了。“放爆竹吧，热热闹闹的。”她躺在床上说。月亮把房间照得蓝白蓝白的，她的话听起来像呓语。“一定丧了好些人命。”

“起码今晚绝对安全。明天一早设法溜上火车，打天下去，攻克下那个高不可攀的霓虹之都。”他翻了个身，双臂往天花板张开。

“你上来。”她温柔极了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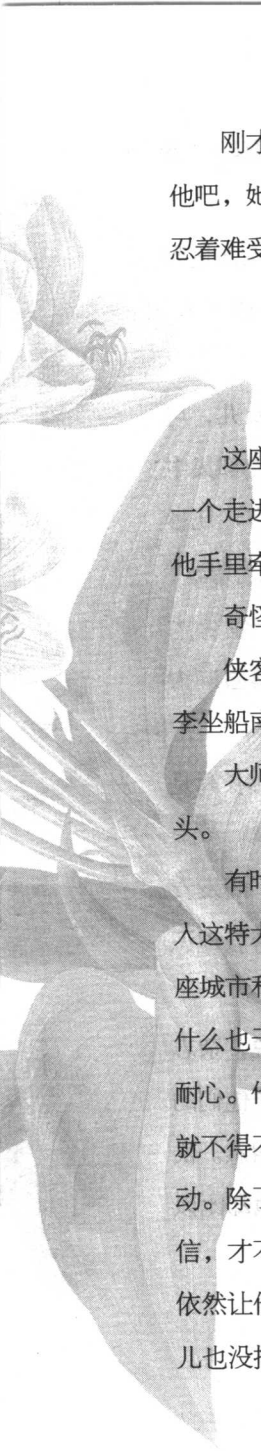
他的手臂停在半空，没料到她会这样。

为感激他，她决定把自己连同未出生的婴儿，在今夜托盘交给他。这个看上去力大强悍的男人，应当长个同样的武器。她空虚的身体，渴望被捣毁。在做爱中任灵魂自由游荡，身体如碎片飘散。她喜欢对方收拾她的尸体，而不是她去收拾对方。

见他呆呆的，她挺着大肚子，从床上坐起来。他靠近床，浑身哆嗦。汗从脸上沁出，弄得她的手湿腻腻的。

“你不愿做，还是……”她实在忍不住。

他抱住她的身体，半晌，滑在她的脚下，“别问我。”



刚才他的反应不是由于激动，而是害怕和女人做爱。那么帮帮她吧，她扯下他的内裤。肚子上的婴儿连连踢蹬，只得放开他。她忍着难受走向洞口大的小窗，呼吸着外面并不新鲜的空气。

三

这座到处是洋楼洋人的城市一再进入她的梦，以前和现在。第一个走进咖啡馆的是短发女子，穿着不俗。短发女子身后跟着大师，他手里牵着小小的儿子。

奇怪不奇怪，她总是落在一男一女的世界中，但这次是自找的。

侠客买不到火车票。之后，费足劲才弄到两张船票，赶紧扛行李坐船南下。

大师约他们在这家咖啡馆见面。他们比约定时间早到近一个钟头。

有时是她，有时是侠客，写信给大师，平均一周两封。自从进入这特大城市的人海中，天天盼着能与大师见面。大师就是打开这座城市和整个文坛的钥匙，他们住在最便宜的亭子间里，焦灼不安，什么也干不了，等候的时间漫如苦刑。大师给他们回了信，叫他们耐心。他们激动，真耐心了。但第二天，他们走上街，刚走一段，就不得不折回。没钱，这座城市会立刻将他们的心脏挤压得停止跳动。除了大师，一个熟人和朋友也没有。回到亭子间里，给大师写信，才不至于绝望透底。他们向大师借钱，请大师介绍工作，大师依然让他们等。我们能等待，他俩写道：他们在勤奋写小说。一点儿也没抱怨大师。

大师又来信，还写了见面的时间地点。可刚一坐下，寒暄一番后，她就开始说送掉的女孩。

由于她不得不去医院，推迟南下的时间。不然还能早点儿见到大师。婴儿虽早产，但活着。侠客没和她商量，就把孩子送了人。她身体非常虚弱，顾不上女儿。医院很小，医生个个都老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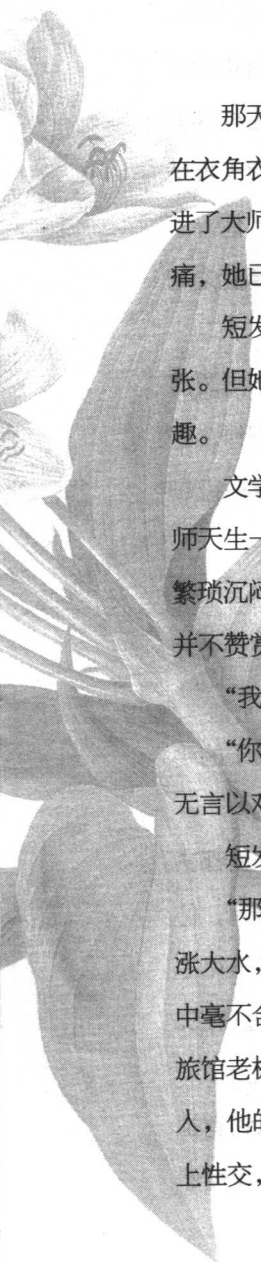
侠客对她摇头示意，而她却不懂，继续说，她很想念女儿，可惜一眼也未看。声音并不大，但仿佛全咖啡馆里人的注意力都集中在她身上。她的冷汗冒出来，唯有大师的目光是异样的。有好几秒钟，她感到他的亲切和慈爱，完全没有他作品中嘲讽的刀刃之光。

侠客赶忙从米口袋似的包里掏出两部书稿，他和她各一部。大师很高兴地接过来，要她和侠客随便谈谈。谈什么呢，侠客直向大师点头，连连说：“请恩师多多指教弟子。”

短发女子插话，让心事重重的她说。于是，她说，这部长篇是关于家乡的一段故事，写这部小说竟戒去她日深一日的鸦片瘾。

短发女子和大师交换了一个神秘的眼神，但看得出来，短发女子也很喜欢她。为此短发女子从大师怀里抱走儿子，到一旁教他识字。

一次见面，结果是由大师给她和侠客各出版了一本小说，杂志也开始连载，他们终于光光彩彩地进入了文坛，文坛承认了他们的价值。这座冷酷的城市一下改变了模样，每团霓虹都露出媚态。侠客焕然一新，再也不是进门后一张脸，出门后一张脸。但她却比以前更为愁闷。



四

那天她梳了两条辫子，穿了件经自己手工改的衣服。点点红花在衣角衣领，与满街流曳的迎春花潮交相辉映。她心情陡然变好，进了大师的家。短发女子递过来的茶水，她捧着，觉得喉咙痒得发痛，她已经与大师熟到经常能来拜访的地步。

短发女子站起来，打量她。单独一人面对短发女子，她承认紧张。但她的眼睛没有移开，或许因为大师，她才对短发女子很感兴趣。

文学圈子的人都知道短发女子和大师并没有正式结婚，但与大师天生一对。作为女人，似乎还应当柔美一些。大师不想剖析自己，繁琐沉闷的家庭生活，短发女子在为他做牺牲，他需要这牺牲，却并不赞赏。

“我不喜欢婚姻。”

“你是说你不适合婚姻？”她没料到短发女子会这么说，一时竟无言以对，“以前？现在？”

短发女子和她坐了下来，让她说说与侠客当初的相逢。

“那真是偶然，”她叹了口气。侠客不断地说一个字“走。”城里涨大水，他划舟沿江而来。他们避开守在楼梯口的放债人，从窗子中毫不含糊地逃之夭夭。坐在舟里，回望几乎立即隐入黑暗的旅馆。旅馆老板几乎每天夜半来访，他进入她的身体时间不长，从背后进入，他的嘴很难够着她的嘴。不挨嘴唇，这样的性交在她看来算不上性交，用早就该死的身体交换所要的，很值。这笔交易，在还不

应该结束的时候结束，她有点儿留恋。

侠客找到她的旅馆完全是偶然。她处置自己的办法早已想好，她没有向任何人求救。侠客的朋友在报社当差，收到一个自称爱好文学的姑娘处于险境的信。朋友把信扔了，说这年头，什么样的新鲜事都有，乱世之中，谁顾得上谁？朋友的话没错，不到两天报纸连同所有人员都被清扫出老城，各谋生路。朋友不辞而别，他寻不到朋友踪迹。忽想起朋友说过的事，就凭着特殊嗅觉几条街乱走瞎撞，真给他撞上了。

“我老在想该不该告诉他，我并不是那个写信的姑娘，不需要男人的侠义。想想，没什么必要。生活由不得人安排，阴差阳错，碰上一个男人。这个男人看上去还过得去，那么就试着再混一段日子。”她想，那姑娘呼救，而她向往死亡。

“一开始写小说，我什么别的欲望也没有了。”

“不要命呀？”短发女子好像很羡慕似的问，见她惊奇的目光才站起身，“让我给你变变样。”

短发女子对她好，不留距离，她感觉她们很亲。短发女子的手插入她头发，使她又舒服又痒痒。

她的身体又有胎儿似的，不管是男是女，待在她的子宫里都感到不舒服。不舒服就是快乐。在街上看见小女孩，便目不转睛，仿佛个个女孩都是她的。她故意不问侠客女儿的去处，同时又不得不原谅他。原谅后，她加倍恨自己。她也想爱男人，远远胜过自己。一次次，反反复复，她对付不了世界，世界对付她更加得心应手。

短发女子并未注意她的走神，神情专注地装扮她。未想到竟拉着她的手到大师面前，让他欣赏。她站在屋中央，脸绯红，惶惶然

心跳起来，不由自主地将右手捂住嘴。

五

当时大师好奇地搁下笔，看看，朝短发女子挥挥手，“怎么把她打扮得这么难看？她最不能同时用绿红两色，你偏用。赶快拆了她的发结。”他好像有点儿生气。

“是，夫君。”短发女子笑着让她坐下，没几分钟，使她又变了个样。

“可爱多了。”大师看着她，突然掉转脸。

侠客夜里把她弄醒。南下后两人就自然而然睡一床，但谁也不碰谁，形同兄妹，没有性，关系融洽。他发疯地写作，写过紧要处，便哼起家乡小曲。

没有性，并不影响健康。一旦走出虚构的世界，回返现实世界，她就比别人更深刻地感受到性追求比性更令人过瘾。作为一个人，一个女人，我很不正常？她第一次意识到。

不能说他们完全像兄妹，兄妹也有发生情恋的，超越血亲禁忌的。如同这会儿，他专制地，不容她同意与否，进行性骚扰。她将 he 伸入衣服里的手扔开，他涨红脖子，开始骂她。

她内疚，不做应答。她热衷于自己的梦境。

在写下的梦里，侠客前世是一个女人，说话拖拖拉拉，与一个弟弟总干些莫名其妙的事。比如，他们姐弟俩总在争吃东西，或贴墙走路，爬在要断未断的树丫上荡秋千。

他俩从树上摔下来。那情形，没法再照实写。她更不愿照实写梦里的大师，每次梦见大师后，她都不肯睁开眼睛，就赖在床上，在床上闭着眼睛往下写。侠客总瞅着时机，翻看她的文字。这作派太卑劣，但阻止他，又会捅破好多半神秘的事。

这天已很晚了，早已灭灯上床睡觉。侠客停止鼾声，翻身下地，拉亮灯，从她的枕下抽出手稿，说：“你瞄上了大师。”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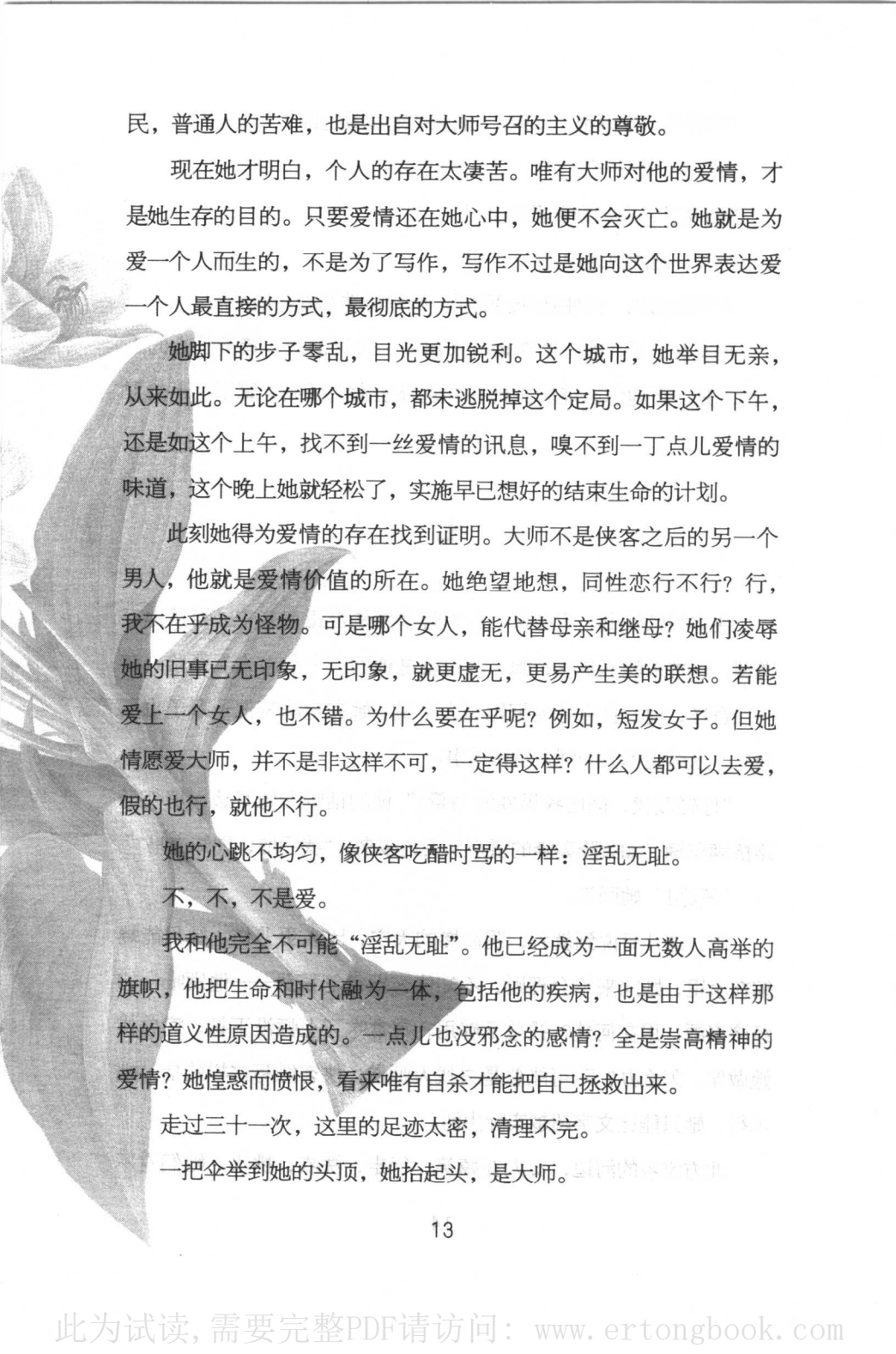
“你脱了裤子再说下面的话，”她丝毫不让，粗野的字眼，闪着艳光从嘴里滑出，她得到了快感，组织更大胆吓人的字句，点中他要害：“我要是个男人，见着女人就操。”

他愣了一下，垂下头。脸重新扬起时，伸出了手。熬了这么久，他终于动手了。男人一动手，就是魔鬼，绝不会再听使唤。

她抓起离得最近的一只枕头挡在胸前脸前，一步步躲闪，突然窜出屋。他跟了出来，月光普照小街。身后脚步声急促，她只能跑。她希望能飞，向星月点缀的天空一跃，胸一挺，铺展双臂，高飞起来。

六

她在租界那条街上已来回走了三十一趟。每次与侠客闹完，她都不由自主来到这条街上。她与侠客迟早会分道扬镳，她已看见他今后在哪里，做什么。他需要行动，一个行动接一个行动，大火已腾起在茫茫黑暗大地上。他早晚是会去的。这样一来，她就不会去，不是对着干。她的心思不在行动上面，国家前途，民族成败，阶级造反等等，统统与她本人无关。就是她写作的题目，家乡的工人农



民，普通人的苦难，也是出自对大师号召的主义的尊敬。

现在她才明白，个人的存在太凄苦。唯有大师对他的爱情，才是她生存的目的。只要爱情还在她心中，她便不会灭亡。她就是为爱一个人而生的，不是为了写作，写作不过是她向这个世界表达爱一个人最直接的方式，最彻底的方式。

她脚下的步子零乱，目光更加锐利。这个城市，她举目无亲，从来如此。无论在哪个城市，都未逃脱掉这个定局。如果这个下午，还是如这个上午，找不到一丝爱情的讯息，嗅不到一丁点儿爱情的味道，这个晚上她就轻松了，实施早已想好的结束生命的计划。

此刻她得为爱情的存在找到证明。大师不是侠客之后的另一个男人，他就是爱情价值的所在。她绝望地想，同性恋行不行？行，我不在乎成为怪物。可是哪个女人，能代替母亲和继母？她们凌辱她的旧事已无印象，无印象，就更虚无，更易产生美的联想。若能爱上一个女人，也不错。为什么要在乎呢？例如，短发女子。但她情愿爱大师，并不是非这样不可，一定得这样？什么人都可以去爱，假的也行，就他不行。

她的心跳不均匀，像侠客吃醋时骂的一样：淫乱无耻。

不，不，不是爱。

我和他完全不可能“淫乱无耻”。他已经成为一面无数人高举的旗帜，他把生命和时代融为一体，包括他的疾病，也是由于这样那样的道义性原因造成的。一点儿也没邪念的感情？全是崇高精神的爱情？她惶惑而愤恨，看来唯有自杀才能把自己拯救出来。

走过三十一次，这里的足迹太密，清理不完。

一把伞举到她的头顶，她抬起头，是大师。